



日常生活译丛



毕加索时代的 蒙马特高地

(1900~1910)

刘娟 译
[法] 让·保尔·克莱斯佩勒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常生活译丛

毕加索时代的 蒙马特高地

(1900~1910)

[法] 让-保尔·克萊斯佩勒 著

刘娟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 / (法) 让-保尔·克萊斯
佩勒著; 刘娟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2

(日常生活译丛)

ISBN 7-80603-976-7

I. 毕... II. ①让... ②刘... III. ①艺术史-史料
-欧洲-1900~1910 ②艺术家-生平事迹-欧洲
IV. ① J150.94 ② K835.0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994 号

责任编辑 许大昕 周燕华

装帧设计 王芳 王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格 150 × 228 毫米

6.125 印张 49 幅图 13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



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译丛”，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宫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闺内闱、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 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前言

蒙马特是一部充满魅力的神话。那里有可爱的姑娘，被殷勤的小伙子追随着，鼓励她们及时享乐；那里有饥肠辘辘的诗人，在“蹦蹦兔”咖啡馆里，诵读他们的诗作，换取一薄片馅饼，或一小杯酒；那里还有狂热的画家，在冰冷的工作间里创作；还有敏感的音乐家，萨蒂，夏庞蒂埃，写出伤感的乐谱，追忆已逝的华尔兹，和街头动听的叫嚷声……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尽管那样真实，却不是上个世纪最初10年——毕加索时代蒙马特高地的氛围。10年中，主流现代艺术的创建者，和毕加索一样，在艺术团体中聚会，这种情况在艺术历史中并不多见。毕加索和德兰身旁，聚集着凡·唐吉、布拉克、胡安·格里斯、维庸、埃尔班、他们致力于发展野兽派、立体派、以及抽象派艺术；还有上个世纪初最伟大的诗人，马克斯·雅科布、阿波里奈尔、勒韦迪、安德烈·萨尔蒙……等等，在积极推动他们的艺术研究。

蒙马特的如画美景并没有激发他们的灵感，只有郁特里洛是个例外。郁特里洛在波托路出生成长，是蒙马特高地的“产物”。他毕生向人们讲述蒙马特一排排白色的房子，房子间的小胡同，棕红色门面的咖啡馆。郁特里洛全部的作品都贡献给了蒙马特。

19世纪后期，雷诺阿、凡·高、土鲁兹-劳特累克、斯坦伦却对这个巴黎浪潮冲击的小村庄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蒙马特，确切地说，生活在蒙马特高地，节日里的蒙马特，红磨房，昔日小鼠咖啡馆，克利尼大街和比加尹广场上的大咖啡馆，与蒙马特高地的乡下环境相比，农场、果园、贫寒的屋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在蒙马特高地，艺术家们不仅受到热情的款

待，在那里，他们还有安逸的住处，无拘无束的环境，热情好客的咖啡馆和性格各异的人们。

并不是说，蒙马特无可比拟的气氛影响到了他们的作品。之后的10年，在蒙巴那斯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艺术家们和东方移民，聚在瓦万十字路口咖啡馆。蒙巴那斯，作为一个崭新的街区，与蒙马特的乡村气息完全不同。而且，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它能向艺术家们提供新建的房屋和独立、无任何限制、无任何繁缚的工作环境。

蒙马特见证了野兽派和立体派的诞生。接着，蒙巴那斯把它的工作继承下来，成为巴黎大学的摇篮，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公开辩论场。上世纪前半叶，这两个街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当时的艺术发展史。

即使是现在，在蒙巴那斯，塔楼的绿阴下，各种艺术活动仍在继续。独特的咖啡馆、艺术城、学术协会和艺术长廊，使蒙马特成为“咖啡迪斯尼乐园”。人们慕名前来，好奇的旅游者，手里拿着摄像机，游遍整个地区，在泰尔特广场的多幅绘画前驻足不前，叹为观止。感慨着，在上世纪的前10年，就在那里，有一束耀眼的火把，照亮了整个艺术界和整个诗坛，并且继续照亮后人。

这里，曾是蒙马特。此书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它的回忆。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巴黎中心的一座村庄 1

蒙马特的村庄 4

蒙马特的小世界 7

醉鬼和坏男孩 9

村庄的节日 11

酒吧里的大学 13

第二章 天才和疯子 19

画家们发现了蒙马特 19

雷诺阿，蒙马特公民 21

萨蒂痛苦的爱恋 23

反抗和节日 25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艺术家先驱 27

幽默——蒙马特的产物 29

布尔波和他的孩子 33

厄泽，从竞技场到学院 36

第三章 艺术家同好会 39

居住区和画室 39

“该死的三一体” 41

莫迪里亚尼醉酒 42

“蓝色”的磨难 44

“洗衣船”初期 46

维热尔自杀事件 49

- 天才的贫民窟 51
科尔托路12号的“过客” 54

第四章 毕加索集团 59

- 沉浸在爱河里的菲南蒂 60
朋友的“旺季” 62
马诺罗的闹剧 64
赴诗人的约会 68
阿波里奈尔的激情 72
诗人与数学家 76
法国朋友 79

第五章 文艺界的“丛林地带” 83

- “丛林地带”的历史 83
蒙马特的海洋 88
鸦片的夜晚 89
可爱的年轻人 90
“丛林地带”的终结 91
雅克·维庸的宿舍 92
其他的怪人 96

第六章 “蹦蹦兔”咖啡馆的晚会 99

- 诗人的小咖啡馆 99
“弗雷德老爹”的职业生涯 101
文人俱乐部 106
难忘的夜晚 108
未来派艺术家君临蒙马特高地 109
“‘蹦蹦兔’咖啡馆”的孩子 112

第七章 蒙马特的舞会 115

- 毕加索在煎饼磨房 117
现代四对舞 120
红磨房出现 121
拉·古吕厄的辉煌和衰落 122
翩翩起舞中 126



马戏场的魔力 127

第八章 穷人的食物 131

黑猫小酒馆的睿智 131

阿里斯蒂德·布律昂和骑兵军帽咖啡馆 133

穷人美食 135

小酒馆里的毕加索 139

郁特里洛忧伤的爱情 140

穷人的旅馆 144

第九章 商人和奸商 147

贝尔特·韦尹，才华横溢的女伯乐 147

安布鲁瓦兹·沃拉尔，昏昏沉沉的克里奥尔人 149

艺术旧货商 155

画商中的“夏洛克” 157

最初的绘画爱好者 158

财富从冷漠中来 160

志同道合的姐弟俩 161

毕生献身艺术的商人 164

第十章 作为结束的宴会 167

杜阿尼埃的荣耀时刻 170

“洗衣船”的晚会 172

学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175

玫瑰色爱情的结束 176

毕加索的离开 179

译后记 183

第一章 巴黎中心的一座村庄

“我们将回到‘洗衣船’，只有在那里，我们才感到轻松愉悦。”国土解放后，毕加索曾这样对安德烈·萨尔蒙说。

事实上，一直到去世，毕加索从没停止怀念和谈论在蒙马特度过的艰难日子。在那久远的时代，他的生活被欢笑围绕着。一到巴黎，毕加索就遇到了爱丽丝·德兰，当时他19岁，她只有16岁，他们一起哼唱年轻时代的流行歌曲。约瑟特，胡安·格里斯夫人，托托特，马诺罗夫人一直是“复活圣母堂”悉心关照的常客：他和她们在“洗衣船”相识。回忆起那段往事，毕加索写道：“住在‘洗衣船’，我不名一文。可是在那里，我是名人，是画家，不是怪异的白痴。”

迟来的怀念又是那样特别：毕加索一有钱，就跟着凡·唐吉、布拉克、德兰、阿波里奈尔搬到比“洗衣船”舒适的地方，先是克利尼大街，然后是蒙巴那斯，最让朋友惊奇的是，在蒙巴那斯，毕加索住在一幢电梯房里，最后，又搬到拉博埃蒂。

一战结束后，毕加索开始深深怀念蒙马特，开始在蒙马特高地做心灵的朝圣。当时，他经常去雕塑家拉库里埃的工作室里画画，工作室在蒙马特高地的索道站附近，在那里，毕加索创作出《阿维农少女》，并创立了立体派。另外，毕加索年轻时代的开始，最早一次坠入爱河的经历，也使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蒙马特。每次找到新的情人，毕加索都要带她去“洗衣船”。“一打开门”，有一次，很自然地，毕加索劝弗朗索瓦丝·吉洛跟他去蒙马特朝圣，“我们好像进入了‘蓝色时期’……”哎呀，那天，门锁着，工作室的主人，动物雕刻家居约，碰巧出了门。

对男人来说，从保守到过分注意细节的变化，如此怀旧，情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表达对已逝青春的追忆，对自由时光的留恋，对人生希望的感慨；当时，毕加索每天最大的忧虑就是三餐问题，生活并不总是那么轻松；然而，他和其他年轻而平凡的艺术家们一样，能够耐心等待将来的辉煌。狂热而真挚的友情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朋友和情人也不苛求，他不用对着“艺术盲”们解释，用不着对他们说：“我是画家，不是怪异的白痴。”

成名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毕加索的私生活不断受到骚扰。一直到晚年，雅克琳·洛克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在戛纳的“加利福尼亚”、在穆乡的“复活圣母堂”安顿下来之后，毕加索才算真正过上平静的生活。为此，代价惨重，有时，不得不离开孩子，还有最好的朋友。晚年的毕加索没有朋友，陪伴他的只有痛苦和遗憾。

非常奇怪，毕加索与萨尔蒙、多热莱斯、卡尔科的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对蒙马特的感觉却惊人地相似，他们用幸福的笔调，描述上个世纪初，他们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不可否认，他们是在几十年后写下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当时，他们已经功成名就，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且岁月已经让他们淡忘了挨饿受冻的岁月。只有皮埃尔-马克·奥兰独树一帜，在蒙马特，他差点饿死。皮埃尔-马克·奥兰宣称，在蒙马特高地，人们碌碌无为，生活一点都不诗情画意。在一间没有火炉，只有一张原木桌，一把椅子和一床草褥的房间里生活，哪有什么浪漫可言？

不过，必须承认，上个世纪初，蒙马特高地的作家和画家，他们怀念那里，不是毫无理由的：“法国之岛”的村庄魅力无可抵挡。最为神奇的是，历经50年的变迁，蒙马特高地仍然幸存下来：田野、果园、私人花园消失了；街道变了；房屋和小田舍被改造过了，小房屋变成了高尚住宅区，和在巴黎市中心没什么两样；古老的商店成了画廊或餐馆；在索尔路和圣-樊尚大街拐角的地方种上了葡萄；还有，潮水般的观光者和蹩脚画家开着汽车来到这里，这可是真正的“工业拙劣画”，但蒙马特高地的魅力依旧。走在科兰古路和朱诺大街，或者登上富瓦亚蒂埃路的台阶，就会觉得到了别处。空气清新，风从北面吹来，吹过圣-德尼平原的工厂，然后吹在人的心上。夏尔·卡穆



安的母亲不能忍受科尔托路的空气，搬到了建在半山坡上的勒皮克路。

在蒙马特，没有郊区工业的灰尘和浓烟，天空清澈。老房子罩着珍珠象牙般的光泽。外墙用石膏粉刷过，反射着雷诺阿画笔下女孩皮肤的光泽。

上个世纪初，在蒙马特，还有很多乡下房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空地上疯长着果树和蔬菜。北面斜坡上，有一片“丛林地带”，一直延伸到科兰古路，老人们经常去割草喂兔子。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丛林地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朱诺大街的房屋和旅馆。半个多世纪前的氛围立刻展现在眼前。逛逛小胡同，最好是没人的时候，一大早，或冬天，北风吹到脸上，仿佛又回到昨天。简单的街道、房屋、商店，处处流露着最真实的人间气息。

毕加索经常回蒙马特，在那里，他能够找回原来的自己。

1900年11月底，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毕加索和两个巴塞罗纳画家——帕拉雷斯和卡撒杰马斯一起，在奥尔塞站下车。对那段时光，毕加索永远不能忘怀。

这件事做成连环画，让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看。当时，毕加索穿着一件奇怪的运动衣，脚上是笨重的皮鞋，头戴一顶翻边毡帽，手里拿着画架、调色板和一盒颜料。远处是红磨房风车的“翅膀”。另一个版本：毕加索身穿马车夫的长大衣，手里握着拐杖，注视着塞纳河，对身旁站立的女人无动于衷。竖起的领子说明，毕加索在三等车厢的硬板凳上坐了一整夜，感觉有点冷。

对于毕加索的巴黎之行，人们众说纷纭。不满19岁的毕加索一直很迷恋拉蒙·卡萨斯，桑蒂亚哥·吕西诺尔和米克尔·于特里利奥·伊-莫兰的风景画。三位画家在巴黎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比利牛斯山以外，根本没艺术可言。而且，毕加索急于了解斯坦伦和土鲁兹-劳特累克曾工作过的城市，那座人们通过讽刺报纸发现而后欣赏的迷人城市。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毕加索的性格。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的颓废风格以及德国植物状装饰风格深深打动了。出于自我表现和叛逆的性情，毕加索对朋友说，他要去伦敦和慕尼黑。随后，他突然决定，去巴黎。一方面，万国博览会的广告宣传。他想去看看他在西班牙展厅的一幅作品。这件事在他的传记里很少提到：毕加索曾是入选向巴黎介绍西班牙艺术的画家之一。博览会的目录注明，79号作品——巴布洛·毕加索。这幅题为《最后的时光》的作品，即后



科学与仁慈 毕加索 (1897年)

来的《科学与仁慈》，作于16岁，由毕加索父亲唐·约瑟命题。在这幅画中，毕加索纯粹古板的风格完全体现出来。《最后的时光》在马德里获了奖。画的是一位长着胡子的医生正在为一个躺着的病人诊脉，一个

修女抱着孩子在旁边看着。幼稚的主题，糟糕的绘画……唐·约瑟当医生，他妹妹劳拉则当修女。

所以，巴布洛·毕加索决定去巴黎，去看看他在西班牙展厅的作品产生的影响。这次旅行，对他来说，还带有探险的味道。这是一次观光和艺术之旅。毕加索压根没想在巴黎定居，因为他只会讲一点法语，他担心会不知所措，所以，毕加索说服巴塞罗那艺术学院的两个伙伴，帕拉雷斯和卡撒杰马斯陪他一起去。这个决定并不完全出于友谊的考虑，他们比毕加索富裕得多，可以趁这个机会给毕加索经济上的帮助。唐·约瑟给毕加索买了火车票，陪他到火车站。他告诉毕加索，他只剩几个比塞塔来维持生活。

蒙马特的村庄

乡村气息的蒙马特，就是蒙马特高地。在毕加索和同伴眼中，那是片稀奇古怪的土地，嵌在大城市中间，面积只有几公顷，就像口袋里的手帕。南到阿贝斯路，北至科兰古路，东到克利尼昂古尔路，西至朱诺大街，和辽阔的蒙巴那斯相比，蒙马特高地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就是在那里，十几年间，聚集着多位风格各异的艺术家的，创立了野兽派（凡·唐吉、德兰、杜飞、布



拉克、弗里兹、卡穆安)，还有立体派（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马尔库西）。

让-雅克·卢梭曾在蒙马特高地山坡上，还有磨房底下采集过植物标本，伏尔泰嘲笑过的勒弗朗-德·蓬皮尼昂侯爵曾把“雾堡”改建得既高贵又“疯狂”。1900年，“雾堡”有着白色外壁和石板瓦屋顶，体现着新古典主义风格。直到现在，还能看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后来的主人又进行了精心修复和维护。因此，“雾堡”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采。

对面，沿着“雾堡”的林荫小道（吉拉尔东路13号），有一排排的两层的小楼，非常现代，被一排排的栅栏隔开，仍有艺术家住在那里。雷诺阿离开了6号楼，他的儿子，未来的电影艺术家，让·雷诺阿，就在那里出生。雷诺阿搬到拉罗什富科路，比原来要舒适得多。雷诺阿对蒙马特高地的乡村气息情有独钟，他的艺术观就是要接近大自然。在创作《乡村之舞》时，雷诺阿已经租下科尔托路的罗西蒙-勃良第公馆剧院（今旧蒙马特博物馆）一位演员的房子顶楼。房子主要用来存放绘画用具。

关于这个演员，滑稽的是，他从没听说过莫里哀，却表演莫里哀的剧本，而且特别倒霉，和莫里哀一样，他在演《没病找病》时死在舞台上。

住在“雾堡”林荫小道的还有：忧郁的莱昂·布卢瓦，他是个“上帝迷”，还有斯坦伦，“黑猫老前辈”，他和情妇，还有他的“模特”——一大群猫住在一起。

虽然靠近圣心教堂这块大“奶油蛋糕”，（圣心教堂于1911年竣工），蒙马特高地是一座真正的村庄：小路、小溪、小屋、教堂、墓地、髑髅地，树木环绕的广场。有些房子年代久远，如朱诺大街2号，曾是陶艺家帕高·迪西奥和印象派画家让-保罗的工作室。蒙马特高地最古老的农场，可以追溯到17世纪。大部分房屋——有一些甚至是茅草屋——都有小花园改建的菜园或果园，科尔托路12号就是如此。还有些房子建在种满树木的大花园里，椴树、洋槐、臭椿……

到了冬天，斜坡上的小路成了事故易发地。路面结了冰，谁能从索尔路下来，去“蹦蹦兔”咖啡馆，起初叫“杀手咖啡馆”，后来叫“我的田野”，那可是够英雄的。

在蒙马特高地，商业几乎没有：只有一家面包店，一家食品蔬菜杂货店，

一家肉店，供应必需的生活用品。一家香烟店，一家修鞋铺，几家饮料店卖酒和咖啡，几家洗衣店，跟德加画得一模一样……德加以前住在维克多-马斯路，位于蒙马特高地下部。有时，他像瞎子一样蹒跚着，费力地爬上斜坡，去科尔托路拜访苏珊·瓦拉东。德加酷爱观察洗衣女工，她们的动作和姿势吸引了他的目光，但洗衣女工都很讨厌他，把他当成流氓。让-加百列·多梅尔格听到她们骂他：“老不要脸，这么大年纪了，不知羞耻。”

家庭主妇们要去勒皮克路或阿贝斯路才能买到精细的食品。果蔬商的小车排在斜坡上，车上摆满了水果和蔬菜，还有鲜肉商、糕点商、猪肉商、菜饭商。蒙马特高地的小商人都是蒙马特人，他们很勇敢，跟顾客处得不错，愿意分担他们的难处。有的商人同意客人赊账，但不能超过20法郎。其中，贝尔农，诺尔万路的一个水果商，因帮助过两代画家而载入波西米亚史册。贝尔农总在商店后间的炉灶上，煨着浓浓的蔬菜汤，汤里还有一大块肉。说唱艺人加斯东·库泰，小说家皮埃尔-马克·奥兰是最大的受益人。马克斯·雅科布经常去安索夫人家，安索夫人在加布里埃尔路开了家食品店，她在餐厅里留出几张桌子给“老主顾”。安索夫人非常喜欢马克斯·雅科布：他能预卜未来。

相对于商业的惨淡，在蒙马特高地，咖啡馆出奇得多，小饭馆也是数不胜数。特别是到了礼拜天，一群群的巴黎人来到蒙马特，来“呼吸新鲜空气”。破烂的咖啡馆里，弥漫着茴香、锯末、猫屎的味道。所有的咖啡馆都跟“饮水槽”（酒馆名）里的摆设一样，柜台、镶着瓷花的大咖啡壶、大理石桌子、弯靠背椅子。柜台后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酒瓶：樱桃酒、拉斯帕伊酒、柠檬汁、薄荷汁、石榴汁，处处脏兮兮的，气氛却热闹非凡。到了冬天，点上煤气灯，屋里很热，坐在酒馆里喝杯烈苦艾酒、黑茶鏢子酒、薄荷果汁汽水或4个苏的小黑酒，甚是舒服。星期六，有的咖啡馆配有台球台，大门的窗玻璃上使用白垩粉写着“台球比赛”。

到了节假日，咖啡馆花园里的葡萄架成了情人们约会的好地方。巴黎的风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屋顶像鳞片在海岸线蓝色的轻雾下闪啊闪的。蒙马特高地是多么地美妙啊。花园里，树木和花朵累累的灌木散发出扑鼻的香气：丁香、山梅、紫藤、忍冬的香味，混杂着堆在圣心教堂斜坡上和圣-皮埃尔

